

李星星 著

# 曲折的回归

## 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



上海三联书店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

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 曲折的回归

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陆震伟

## 曲折的回归

——四川酉水土家文化考察札记

李星星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字数: 146000

ISBN 7-5426-0666-4/G·127

定价: 11.50元



## 作者简介

---

李星星，1950年生于山西临汾。“文革”中下乡落户于少数民族地区，后返城当工人。1980年调四川省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任副研究员。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著有理论历史学专著《扩张与交往——区域历史文化简论》，以及民族学论文若干种。

---

## 编 者 序 言

---

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在1990年推出第一辑，颇受学术界注意。这套丛书，作为本店的重点出书项目，将每年推出一辑，力求反映这一领域研究前沿的学术成果。

在中华本土上滋生的中华文化，延续古今，传播中外，其时空的博大精深，居世界前列，是我们民族的根基。上海三联书店初创之时，值逢国门顿开，西方思潮汹涌而入，引发学人对民族文化的又一次反思，并反弹起一股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热潮。正是在这历史背景底下，我们审时度势，生发出组织出版本丛书的使命感。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伸张我们对中华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念。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而任何民族向现代化奋进，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不赞成把中国百年来的积弱完全归因于文化因素的文化宿命论观点，我们也不赞成重新把儒家捧上至高无上的宝座这样的复古倾向。我们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是不科学的，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只能面对我们文化的传统和现实，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在考察对中华文化的研究状况时，我们还感到，以往学

术界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给予较多的瞩目，相对来说，对于下层的民间文化，缺乏高水准的研究。所以，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组织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许多纯理性探讨的文化学术著作，而提倡脚踏实地、深入探求的研究作风，以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标本剖析，揭示中华大地上的诸文化相，并着力透过中国历史的和现存的种种文化表象，探索其深层的内涵和意义，对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解说，进而以开放式的现代学术意识，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我们还希望这套丛书的写作，能够朴实自然，而不去追赶时髦。要求资料充实，准确可信，语言规范，简洁通达，深入浅出，生动明畅，使严谨深刻的学术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读者所受益。

中华本土广袤磅礴，文化含蕴深沉丰厚，对它的研究永久不能穷尽，故而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出版，将是上海三联书店的长期事业。我们热忱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支持，希望有着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加入本丛书的行列。

# 序 言

与湘、鄂、黔三省接界的四川省东南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五县，是土家族、苗族传统聚居区域。由于该区域以前未被划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故人们对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情况所知甚少。对川东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川东南五县先后成立民族自治县以后，对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研究才得以加强。为填补四川省民族研究的一个空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接受了“川东南土家族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课题任务。该课题由民族学专家李绍明先生主持。我作为李绍明先生的助手，参加了这一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1989年3月，我与李绍明先生随四川省赴黔江地区科普宣传工作队去川东南，顺便作了开题以前的初步考察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选定川东南酉水地区的土家族作为我们第一阶段集中研究的对象。这是我第一次到川东南，也是我第一次实际接触作为群体的、社会的，而不是作为个人的四川土家族。尽管土家族当时对我来说还比较陌生，但是，我对这一研究课题，仍抱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

1989年9月，课题组取道贵州玉屏、松桃，开赴川东南酉水地区，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石堤乡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后溪、酉酬、大溪、沙滩、可大等乡村，对酉水地区土家族作了为时一个月的考察。考察结束后返回途中，经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龙山、永顺、吉首、凤凰、大庸等几个县作了短暂停留。这次考察使我对湘鄂川黔边的土家族，尤其对四川酉水地区的土家族，有了比较实际的了解。有关土家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我从李绍明先生以及冉光荣、徐铭、钱安靖诸位教授（均为课题组成员）那里更是受益非浅。课题组这次考察的成果形式计划为一部题名《四川酉水土家》的民族学专著，我被分派负责撰写其中“概况”部分。由于这次考察时间过于仓促，不够深入，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时，发现材料短缺，故需要重返实地进行补充性调查。于是，我又得机会单独走一趟酉水地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惬意的事情了。

1990年秋，我刚从四川最西部的德格县完成了一次考察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四川最东部的酉水地区。我此行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有关土家族宗教信仰方面的材料。我取水路先抵濒临长江的石柱县，然后从石柱乘车到黔江，再从黔江经由彭水抵酉阳。一到酉阳，便深入溪洞腹地，来到与湘鄂两省搭界的大溪。我从大溪区酉水乡开始了在酉水地区历时40天的徒步考察。

其时正值深秋季节，黔中细雨绵绵，道路泥泞，行人皆叹，唯我一路兴致勃勃，风雨无阻。我常常一日一餐，置饥渴于不顾，十数次往返于酉水河东河西之间，时而穿行于曲折幽深的沟谷之中，时而甩开大步行于视野开阔的岭脊之上。满目风光，自不消多说。而使我不能不提到的是，在酉水地区我曾踏上了当年红三军、及红二、六军团走过的小道，这是从五福乡到

柏溪乡的溪谷小道，由于其间溪流回环，屡与小道纠缠，故有“四十八道脚不干”的俗谚。这条小路除本地人而外，他人少有机会涉足，为此我感到几分自豪。我有几位同学和朋友的父辈当年就曾跟随贺龙在这条路上往返走过。我走在这条路上，想到了他们，还想到了许多……。

还有，在去新溪乡的山路上，过了高洞村，八面山几乎是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当我兀地望见红枫衬托的八面山巍峨雄姿，顿时血往上涌，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好一会儿才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赞叹：如此本色，实在令人震撼！那时的感觉竟在我内心成为一种持久的激励。

短短40天，我从四川境内酉水上游的大溪到下游的石堤，差不多走遍了酉水三区所有的乡，搜集了不少资料，也为撰写本书准备了素材。

几次入酉，所得最突出的印象是：酉水地区区域性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深重，其民族色彩已相当淡薄。这里没有惊世骇俗的民族文化典籍，没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艺术，没有奇异的民族装饰和绚丽夺目的色彩；古籍文献上所记载的昔日这里“言语侏俚”，“连腰踏蹄”，“喜鬼尚巫”的“蛮”风景象，似乎早已消弭。剩下的多是在汉族地区常见的旧的汉文化样式，诸如：宗族祠堂、佛寺道观、土地庙坛、家先神龛之类，何况这些在解放以后也都颓落不堪了。此外，便是石板铺成的小道，“三沟两岔”间的田陇，木房瓦舍，土坟荒冢，如此这般看来不大起眼的人文景致。到处可以看到在汉区早已不时兴的服装，以及输入的各种农村日常生活生产用品；人们几乎无差别地操着汉语四川话，稍带点儿地方口音，其音“华”、“发”不分，“面”、“命”不分，“氓”、“蛮”不分，与不少地方的川音相似。土家民族语言已近乎绝迹。总之，从一般人眼光来看，酉水地区确乎没有什么特

别引人注目的民族文化现象了。

然而，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毕竟生存下来了，并得到了共和国的承认。试想，一个处在汉文化包围之中，其文化发展受到诸多制约的民族，如果没有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为自我生存进行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没有随机调整自身文化的环境适应能力，要想生存下来，并跻身于中华兄弟民族之林，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在酉水地区仍不难发现丰厚的土家传统文化的积淀，不难发现土家族在外部文化压力下顽强生存的文化适应方式。

在酉水地区，汉文化的历史整合作用，以及土家族文化的变异与适应，事实上已成为最引人关注的区域性民族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活动于中原地区（或靠近中原地区）的许多民族（就广义民族概念而言），后来不是被迫徙于边僻地带，就是在历史上相继消失了；远徙的民族，有些尚保存着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有些则在强烈的同化作用下逐渐丧失自身的特点而趋向汉化。而与此相应的是汉族的发展和统治民族文化的膨胀。我在拙著《扩张与交往——区域历史文化简论》中，用“交往定律”概括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并论及古代“四凶族”的命运，指出：“历史是牺牲的积累”——为助成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和传统的积累，现今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在历史上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酉水考察加强了这一认识。

以某个有限地区的民族文化形态为对象，去研究文化整合和民族文化的生存适应方式，尽管可能有一定的局限，但其意义仍然是重要的。这种微观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少数民族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还可以揭示文化整体关联，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根源；更重要的还在于可以此唤醒民族意识，使民族

认清自身文化的历史价值，明确自身的前途。本书是以考察笔记的形式来作这种研究的尝试。

借此机会，我要向酉水土家乡亲们表达我对他们的一片情意。在我考察期间，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土家族乡亲的殷勤款待和热忱相助，许多事例真是说来话长；有些虽属小事一桩，却常常使我念及，令人感慨万分。我十分欣赏土家兄弟那种“蛮”不讲“礼”的气度，有饭就吃，有酒就喝，这与我的脾气甚是相投。唯有几件事情至今尚萦绕于怀，令我深感不安：一是酉水乡嘱托我反映小学教育及建房经费问题；一是新溪乡嘱托我反映地方贫困化的问题；还有的乡亲甚至把在酉水上建桥的功德也拜托在我的身上……。我，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过去叫一介书生），无力给予土家乡亲所请求的那些实际帮助，内心惭愧。而使我可以稍觉安慰的是，我可以此书，以我的一片真情，奉献给酉水土家的父老乡亲们，以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

李星星

1991年12月24日于成都

# 目 录

## 编者序言

### 序 言

<b>一 酉水三区</b> .....	<b>1</b>
(一) 酉 水.....	1
(二) 溪 洞.....	8
(三) “蛮”区.....	12
(四) 三区人文.....	16
<b>二 曲折的回归</b> .....	<b>29</b>
(一) “大日逝”——由“华”而“蛮”.....	32
(二) “逝曰远”——由“蛮”而“土”.....	40
(三) “远曰返”——由“土”而“复命”.....	44
<b>三 融合与多元化</b> .....	<b>51</b>
(一) 土王崇拜(之一).....	53
(二) 土王崇拜(之二).....	61
(三) 土老师、苗老师、客老师.....	69
附：田景荣谈“老师”的区别.....	74
<b>四 异时形态并存</b> .....	<b>76</b>
(一) 巫文化与宗教并存.....	77
(二) 土王庙与宗祠并存.....	85
附：大溪、酉酬二区寺庙、宗祠分布.....	89

---

<b>五 文化整合与规范化</b>	95
(一) 儒化教育	97
(二) 宗族制度	100
(三) 敬家先	112
(四) 文化示范	116
<b>六 残存与退化</b>	121
(一) 原生文化形式	123
(二) “土老师”职能退化	137
附：有关“土老师”几种法事活动的口述资料	142
<b>七 变异与适应</b>	145
(一) “文武二教”	147
(二) “还牛菩萨愿”与祭白虎	157
附：当地土家老农口述“还牛菩萨愿”情况的记录	160
(三) 火铺与干栏	161
<b>八 雉文化</b>	170
(一) 雉之残存与变异	171
(二) 雉神	174
(三) “冲雉”、“还雉愿”	181
附：1. 田景荣谈“冲雉”和“雉愿戏”	187
2. 西酬区新溪乡“辰州老师”张××谈学“寿雉”	188
3. “麻阳老师”陈法万其人	188
<b>九 民风轶事杂录</b>	191
(一) 土家桥	191
(二) 棒棒烟袋	193
(三) 龟头石	194
(四) 八面山记	195
(五) 八面山歌	198

## 目 录 3

---

(六)	酉水渔家	199
(七)	溪口一瞥	203
(八)	“神 兵”	205
(九)	“拖 队”	207
(十)	红军走过的路	212
后 记		216

# 一 西水三区

酉源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

——《汉书·地理志》

## (一) 酉 水

要记述一个民族，或记述一种文化，则必先记述一条河流。中国有众多的河流，然要了解中华民族，则不可不察《禹贡》九江。据《山海经》、《水经注》等史籍载，古之九江，位在洞庭。酉水，即为古代九江之一。在距今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酉水就以酉溪之名著称于史，或称首于武陵“五溪”，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条文化河流。关于“五溪”之名，郦道元《水经注》释之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櫓溪、无溪、酉溪、辰溪是其一焉。”唐人梁载言《十道志》又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江，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武陵之酉溪在古代史上，尤其在民族史上的名气，是与巴人和“蛮”连系在一起的。现今整个酉水流域

## 2 曲折的回归

仍是巴、“蛮”遗裔——土家族最集中的聚居区域。

关于酉水的来龙去脉，自《汉书》、《水经注》，至明清诸多地方志，均有所记载，唯其考述之精细，未如清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者。《酉阳直隶州总志》谓：

酉阳县城东一百六十里有后溪河，即酉水也，又谓酉水即酉酬河。盖酉酬河自湖北施南府宣恩县发源，经来凤、龙山界流至卯洞而伏，复出于百户司，南至溪口，入酉阳州界，历酉酬、后溪至石堤会龙潭河入湖南保靖县，至辰州府城南入沅水。此水源远流长，较今湖南之所渭酉溪不数十里而即入江者，大小悬殊，而会溪城距辰州一百二十里，酉酬正当其西，以此为酉水。

该志案语记述得更为详细：

后溪河即酉水也，发源湖北宣恩县之东门关下，流经高罗、板寮、乾溪口、乾坝司等处，至李家河与咸丰河合，又下过官山平至红岩堡、湖南龙山县麂皮坝水来会，又曲折经漫水司下至卯洞入洞中而出于百户司南，有安抚司所合小寨茅坝场水来会之，又下历铜鼓滩、老寨、犀牛滩、泡子滩至五板船，有花马磴水注之，又下经沙刀沟，悉喇溪水来注之，又经江西湾、铁门滩，至酉筹溪口，即通志十八洞之酉筹洞，有诸小水汇于王家坝，而东流注之，又下至渡口，硝洞坎水来注之，又下后溪场，为通志之后溪河，有大干溪、小干溪二水注之，又下至庙坝，田家洞水注之，又经河湾长潭，至乌杨树，有老鹰沟、杨家坳、亮丫子、龙八泥、谢二沟诸水合流注之，又下至红岩洞入秀山县界历人口溪、倒脱靴、鱼潭溪至打绕洞，

即通志之打栎家洞也，又数里至石堤司，过箱子崖合龙潭河，又下二里，有巨石横截江面，曰挡河，又下历水坝、牛屎滩至烂泥湾、张家坝入湖南保靖县界，有客寨水来注之，又下八里至鲁碧潭，志所云鲁碧潭洞也，又下至岩板司，须弥峡水注后载沟沙湖溪诸水注之，又下经新寨，比耳（土司时，界止此），至小凤滩又下经尖岩峰至龙山之龙头司，有洗车河合贾家寨诸水注之，又下经鸦玉、顺滩、芭茅寨、驼背滩、至江口，贵州之花园河自西来注之，又下八里至保靖县，又经料牌黄村至会溪坪，五代马希范立铜柱处（会溪坪即下溪州故址），又下经洛阳溪，次滩、凤滩、王家坪至辰州府沅陵县入沅江。

以上即古酉水之全程。用现在的话和现在的地名来说，酉水，属于长江——洞庭水系沅江一级支流，发源于湖北省宣恩县境东的将军山，由北往南流，作为两省界线，沿着湖北省来凤县和湖南省龙山县两县边境，流至酉阳县东北大溪区的老寨乡西坡村入四川境。入境后，经老寨至大溪口，纳财神沟河，至沙滩乡境西纳中坝河，至可大乡境西南角，纳甘溪河，至酉酬乡，纳王家坝河，至沙田乡境西，纳沙子坝河，至后溪，纳大江溪河，至酉酬区后溪乡多壁村的红岩洞出酉阳县境，入秀山县石堤区海洋乡境，南流东折至石堤，纳梅江河（石堤以上因水从北来，故又称北河），又东流至川湘边界之八面山南麓的烂泥湾入湖南省境，再经湖南省龙山、保靖，永顺，古丈等县境地，至沅陵汇入沅江，最后经常德注入洞庭湖。

酉水及酉水流域连系川鄂湘三省，也被三省分割为三段，四川段落正处于中游。四川段酉水由鄂而来，沅流而去，且呈